





牧齋有學集卷第三十一

記二

○河南府孟津縣關聖帝君靈感記



丁酉臘月余自金陵還歸王學士藉茅過別述關聖帝君靈感  
事而有請曰孟津城中有帝君廟土人號關爺莊  
無黨病劇无咎徒跣謁帝撞鐘伐鼓請以身代十二月十五日  
兄歿十七日无咎復撞鐘伐鼓泣告帝曰亡兄已矣妾有娠四  
十日一綫血胤男女未可知也无咎未有子而二妾皆有娠倘  
邀息于帝无咎生二女亡兄生一男則亡兄不餒矣无咎願終





身無子且捐三千金修廟以答神貺壬辰臘月廿四日長女光  
生癸巳六月十四日次女串生閏六月三十日亡兄子之鳳生  
无咎捐金修廟斥三楹為七間崇臺綽楔巋然改觀乙未臘月  
无咎出司浙臬舉一子丙申元日別帝而禱曰无咎故不願有  
子而亡兄之子弱如不能兩存也願殤已子而長兄子撞鐘號  
咷津人見者皆泣四月抵浙六月无咎子殤亡兄子頭角斬然  
如有神相今年无咎復舉一子非所敢祈也請夫子為之記刻  
石廟門以詔介衆于是謙益乃握衣捧手作而言曰嗚呼籍茅  
有請于帝君一不應而再應而其應也胎位錯互殤折踐更人

謀鬼謀予取予求若參語而誣諉若交手而博易豈不異哉雖  
然非有異也人神之道一也籍茅之事兄猶帝之事昭烈也當  
其捐軀殉兄血淚沾灑帝固已心許之矣人心天日風義感盪  
帝不忘昭烈忍遺藉茅于是乎肝蟹四應曲如所請俾得以遂其  
志而行其義世人以為驚動激絕而帝之于藉茅則固不違其  
諾責而已矣故曰非有異也其不許其以身代者何也世運下  
惡趙孝鄧攸之徒邈矣有一于此上帝之寶臣也吾聞上帝以  
時月巡省閭浮提孝友順祥者多益天衆則喜否者益修羅衆  
則憂帝君上帝之耳目也其忍聽藉茅之請哉吾寶臣乎祈女



而女祈殤而殤帝不忍孝友之士多所折閱詔以美子償倍稱  
之息焉神有目天有眼無曰帝有醉焉夢夢已爾神之所以旌  
藉茅也藉茅其終埤輔爾德用饗于上帝未有艾也嗟夫儒者  
大冠如箕破屣曰果報應以為烏有周公之求代武王不曰多  
材多藝能事鬼神乎文王之語武王不曰我百爾九十我與爾  
三乎以儒理裁之則文王周公豈非荒唐謾爛之尤者與儒者  
惟言天曰理乎爾神曰氣乎爾廟貌曰像設乎爾孟津之廟垂  
旒袞衣神明赫曦者亦土木偶人乎藉茅徵福假霧撞鐘叫號  
求之于理乎求之于氣乎蚩蚩之氓聞茲靈感靡不自張齒擊趨

風肅拜而讀書談道理者或然或疑豈不諄哉謙益為舉子時  
夢謁帝北臺上取所乘赤兔馬揖送錫鑿之聲醒猶震耳厥後  
游更閱凶詔告不絕今日藉茅之請本天咫徵神達載筆而為  
之記或亦神之所不吐也按祀典宜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  
公今稱帝君遵奉神宗顯皇帝加封典冊亦以從眾望云

○揚州石塔寺復雷塘田記

隋高祖分布舍利命天下三十州同時起塔揚州于西寺起塔  
今石塔寺其故址也隋唐以來壞成不一崇禎己卯兵使者鄔  
陵鄭公發願脩復掘地得天祐四年石幢及小金瓶舍利延三



昧律師唱緣鼎新媵舍酒肆斤為伽藍末法中希有事也近寺  
有雷塘田一千二百五十五畝寺僧開墾作常住田乃者開荒  
清丈僧奉甲令估納價銀一千四百五十九兩土人以備賑礙  
塘為口實蜚訟不已節鎮牒下道府往復勘覈斷歸常住立榜  
曉諭勒石寺門曰自今豪右奸人借端吞占者罪無赦高座法  
師介立旦公住持是刹屬余記其事以示永久余謂復田之舉  
有三善焉有白有緇我疆我理依彼土之四姓按此方之三尺  
以褰鋤狼莠之法行護持城塹之心一善也寺僧六時焚誦九  
旬安居無事分衛之勞不給仰口之食力田除饑輸租奉公可

以解閒居暇食優游生死之誚二善也營建則昧師經始恢復  
則旦公告成昧為律虎旦乃教龍威以人天眼目搯柱末法衣  
複陶于涸寒解浮囊于渡海三善也而余則又發誠實言普告  
四衆我聞常住田產一粒一毫供養十方出家賢聖鳴鐘一響  
遐邇同食福利冥資功齊法界嗟彼愚迷吞啗結業飽盤殮粒  
米之欲易洋銅鑊丸之苦經無量劫猶不哀止今茲垂涎設版  
吞啗不成則汝等之福也亦往昔有微善因免此苦業也佛有  
五田以悲田攝苦以敬田攝息德今雷塘之田還歸常住則已  
為如來悲敬福田矣當知今日僧徒之赴愬清信之護訶公府



之斷決正為汝等懺前悔後消滅貪嗔業果凡尔磨牙鑿齒蠅  
營蚊嗜之衆生皆冥受佛天加被生養于如來悲敬福田中而  
不自知也自今以往洗心刮胃伐毛換骨改十惡為十善化五  
毒為五田為佛土之民食香國之飯予子孫孫畊穫此三寶吉  
祥最勝良田受用不盡而况于其身乎昔者鄭公復寺有人據  
寺傍地不肯去夢金甲神人手劒叱之不越月而斃今之田猶  
昔之寺也據寺占田同業造惡神人之劒夫豈憚于再試乎汝  
勿謂居士言無徵不信鄭公建塔碑記大書深刻豐碑轟然天  
眼證明則有護世四王在是為記屠維大淵獻之歲三月朔日

海印弟子蒙叟錢謙益熏沐謹記

○華山講寺新建講堂記

吳郡之西山連山面湖精廬錯列華山居其中鳥道蜿蜒回旋  
複抱諸山如眉目著面華山其藏府也晉支公開山已後名僧  
大德息心行道搖松握麈蔚為淨域萬曆間寺圯復作賢首嗣  
汰如河公唱演華嚴疏鈔鶴舞石鳴四衆響附河公既歿以歲  
之不閒講堂數楹未歲厥工歲丙申之冬大中丞遼海張公保  
釐政成建立佛事申命捐俸刻期繕完落成之日汰公之徒舍  
光渠公卽于此堂重宣大鈔戶牖開豁天宇呈露圓音落落林



木交應黑白聚觀合掌禮佛咸謂最後檀越功歸撫軍也余觀  
華嚴中心王菩薩說諸菩薩所住處有二十二而東震旦國居  
四清涼以為此約機緣所在說有方所若以實相言之則毛端  
塵裏皆有多多普賢未有一方非菩薩住應知此華山中一牛  
鳴地與震旦國中清涼支提耶羅延窟等何異此中宣演華嚴  
法界極談與諸大菩薩所演說法何異張公受佛付囑乘願利  
生舉手搖筆曰緣成就與善財童子彈指出聲入毘羅遮那莊  
嚴藏見無量百千諸妙樓閣者何異自今以往法筵清眾說法  
恆于斯晏坐經行恆于斯梵唄讚誦恆于斯公雖建牙樹纛指

麾堂皇無量身雲重重涌現朝斯夕斯分身及聽常住如是講  
堂常聞如是妙法功德莊嚴與震旦諸菩薩住處有何差別哉  
余亦華嚴法界中人也故隨喜讚嘆而為之記歲在丁酉夏五  
月佛弟子虞山蒙叟錢謙益拜手謹書

佛弟子以  
下或去

○雙河眾香菴記

無錫縣城之北五里而遙介雙河之趾有菴曰眾香水牯和尚  
棲息處也和尚初乞食城市不衫不履凡多聖少如古言法華  
梁谿人异之築菴以居欣然至止一日從定中起語其徒曰過  
此五六由旬地烏目山下有一老人無舌解語將没巴鼻話頭



拈弄筆墨普作佛事汝往鄭重致吾言請作菴記其徒如其言  
躋門以請余輒然笑曰汝所居之菴吾足未嘗履其地汝之  
師吾目未嘗識其人也而欲使吾懸想而為之記如人画空落  
筆便錯不已難乎雖然汝姑意請之而吾姑意求之吾未至斯  
菴未知其延袤若何靚深若何若所云踞地之勝前則惠山  
諸峯如墮如拱右則陽羨諸山如鬟如髻左若後則塔峯當窗  
帆牖影挂牖溝塍川原如迎如却旋目而思之如觀李伯時山  
莊圖如見所夢如悟前世固顯顯然在吾目睫中也吾雖未識  
汝師吾知其目橫鼻直眉居眼上猶夫人耳若其為人孤行側

出安樂自在竿木隨身婆和在口吾以人言意得之未嘗不與  
之同床而坐共漚而浴也昔者法雲秀有衆數千百說法如雲  
雨所居世界莊嚴法安訶之謂是癡人不足與語真點胸入叢  
林搥衣徐步師問之答曰前廊後院都是葛籐常恐絆倒當今  
宗師如林付拂如葦開堂語錄如甲乙簿師獨能掉頭捲舌託  
跡于鐘魚寥落之鄉豈其真有以自得自不滿其一笑乎其欲  
吾得記宜也吾聞九龍有木石居士具大辯才用宗門語句詮  
般若經如燈取影與牯師或作水牯致十門答皆放光動地余願為  
啞羊僧坐卧其側觀兩人應機答話舌頭短長常恐一作思末後



無卓錫地假斯文為哢引奚為不可記曰菴在雙河之東偏雙  
河者旗亭名也京江義興二水交匯亭前如兩人拱揖聚語已  
而分攜抗手別去其西去者直下為運河其東去者折為支河  
背官塘而抱村落風迴氣靜堪為阿練若地故少宰孫公所居  
今捨地為菴者少宰之孫民部君相其成者木石諸檀越也少  
宰故崇信法門厥孫仗曰託緣善繼其志千年香火鬱為寶坊  
後世志金湯者尚亦有徵于此歲在丁酉陽月二十八日海印  
弟子虞山蒙叟錢謙益謹記

海印以  
下或去

古慧明寺重脩禪堂記

壬辰仲夏余游長水聞藕益旭公演法苔谿之晟舍扁舟造焉  
所居寺曰慧明去闌闔少遠鐘魚迢然結構粗就寺僧敬松告  
我曰此古慧明寺宋元嘉間法瑤大師開山地也厥後住持者  
梁天監慧集法師唐大曆道祥法師貞元維寬禪師宋建中靖  
國慈覺禪師寺屢興廢聖朝宣德六年重建更名利濟住持者  
南軒律師也嘉靖末平湖陸太宰議建講筵或去此  
二字禪堂延古  
泉禪師開講波旬作難古泉焚所著經疏腰包長往閱七十載  
莫克興復歲乙酉里人閔君一棟延體源印師歲事印以叅請  
力辭閔引刀斷左臂命二子捧持往請印乃驚嗟受事閔聞之



一笑而逝丙戌十月五日也閱願輪堅固印法輪方廣攸助有人機緣歛集未三載禪堂告成藕大師金陵解制敦請駐錫日講楞嚴夕疏楞伽八閱月于茲矣公為大師不請之友仗緣至止施願我慧自作禪堂記開示學者余諾之未及為敬松踵門請甚力乃為敘次其槩而申言之曰嗟予法幢傾摧魔強教弱未有甚于此時也方盲禪之作也一盲首路羣盲拍肩今胥天下而盲矣以盲為常以有眼為怪諸有眼者亦皆瞪瞶閉目不敢自認久矣夫天下之相安于無眼也邪慧為種子虛妄為現行悟門捷則聰利者易煽修路便則愚庸者易悅印可濫則浮

偽者易匿撥無勇則莽蕩者易攬不如是則徒黨不衆門庭不尊裨販不廣而利養不博胥天下相率而無眼者為此故也彼固曰一棒一喝單提正令此宗門家法也古人不云此一喝有時如金剛寶劍有時如踞地師子有時如探竿影州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已後不得學老僧唱乎雪峰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纔得于德山棒下打破漆桶今人逢乞兒亦唱逢村媪亦棒以上堂為排場以付拂為博易何為者予芙蓉楷曰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山僧今日向諸人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墜堂入室拈錐豎拂張眉努目東捧西唱如



癩病發相似豈非古德之良規邪師之明鑒乎其示人曰上上人  
不須看教上中人下下人更不可看教審如是也三藏十二  
分教真是拭瘡疣紙六祖負薪時何以從金剛經開悟乎牛頭  
初祖何以聞大部般若曉達真空乎岩頭齋何以究涅槃經七  
八年觀三段義乎玄沙備何以重閱楞嚴發明心地乎泐渾英  
何以閱方山十明論了成佛法門乎大慧杲何以大徹之後閱  
華嚴八地文了昔所疑殃岨回緣打失布袋乎未開宗眼先拂  
教乘用此弄引狂愚豈非撥無因果昧目足相資之義發過頭  
虛誑之言量飲光之袈裟懺悔歷然效玉泉之布毘嘔血無及

識法者懼吾不能不為之痛心也昔者法瑤大師于此寺著涅槃  
法華大品勝鬘疏義實為開山鼻祖向後諸師持木叉通井  
索經明律脩燈燈不墜今當魔民充塞邪焰熾焚之日此伽藍  
中獨能啟請法將弘宣教網其于以眼目人天標指末法願力  
大因地遠矣嗟夫胥天下皆盲而有一二人不盲此一二人者  
固羣盲之導師也慧明諸師可謂有隻眼矣余恐其有眼而不  
自認也故不惜諄復以告之旭公具正法眼藏其亦以吾言為  
然乎是為記龍集甲午春王二月十日

海寧安國寺祖庭脩造記



海寧安國寺創始于唐為齊安國師道場宋熙寧中律師居則造大悲閣蘇文忠公子瞻先生為記我明天啟中一松法師性公闡台教于茲一松之徒愚菴藏公飽參宗匠發明心地來主法席以興復祖庭為已任于是寺之殿堂樓閣應緣一新介吾門張子次仲乞文以記余觀近世宗興教分塗久矣禪者判天台為教門謂宗門所傳者單傳直指之禪非天台教門之禪而山家諸師退然左次以解義自居不敢與宗門頡頏以余觀之則可謂兩失也夫宗門之指要主于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天台所立之教觀其語則佛語也為止為觀之心卽佛心也今禪者

既判天台為教門而山家之師怵于其說不能自仞其教此所謂兩失也天台之論禪至矣止觀之書條列次第如人之一身焦府竅穴經絡井然可以勾股計而一二數也其極論禪發之病何者現觀何者待發如良醫分別藥病癥結傳染節候淺深可隔垣而見也入法華三昧得旋陀羅尼儼然見靈山一會至今未散此則天台之禪也禪者曰吾宗不立文字不落語言天台之學可傳于言而載于書者皆教門之禪非吾宗之禪也抄掇公案影掠話頭開堂示衆語錄流布如嚼飯以餒人徒資嘔噦耳而居然拂遣教門互相雄長子瞻所謂為大以欺佛者莫



大乎是可勝嘆哉諺有之曰自講入禪把纜放船愚菴脫屣教門深悟實相今將安坐中流作老船師試以吾言正告學者而有入焉則禪者無為大欺佛之病而山家亦將有幡然而興起者矣為之記以俟之歲在辛丑九月之朔虞山海印弟子錢謙益謹記

○吳郡西園戒幢律院記

郡城閭門外一拘盧舍而近有招提曰西園戒幢律院故工部屯田司員外郎徐君溶之別業房宇靚深樹石古秀員外慕古人舍宅斥之以供佛也員外初請報恩茂林祇公宣木义戒

于斯繼之者戒初勗不二同皆以明律住持稱律院者所以棟禪講也律院而系之西園者佛以二人共構精舍名祇樹給孤獨園名從主人不忘始也院之有禪堂兩廡藥師殿淨土大悲堂以及齋廚溜浴百有餘間皆員外布金締構繼志而相厥成者其子樹紀也大雄之殿雲水之堂鐘樓方丈以次落成助緣者緇白善信而為之植者朱某張某也捐俸錢造觀音大殿者撫院織造張周兩侍郎也院基址四十餘畝施供僧田三百畝者亦周侍郎也同公承茂林之後戒力圓明道風遐暢院眾恆二千餘指歲時奉戒者五千餘指法筵清嚴七眾雲聚吳中昆



尼窟定于斯為盛于是聚沙居士受同公啟請為略記其始末  
合掌贊嘆而說偈言

佛于毘奈耶	宣說脩行義	三無漏學中	戒學為第一
戒能斷三惡	譬如利干將	戒為禪定梯	非梯屋難上
生死海水中	持戒為牽船	惡道無津梁	戒橋為濟度
末法憚惡鬼	狂偽染惡病	戒為大經方	應病與良藥
闔廬古城外	有院號戒幢	律師代住持	戒眾為歛集
劫火燒焚時	神天亦焦爛	戒德所守護	此地獨晏然
八關并六時	初夕及後夜	捷椎晨相聞	鐘魚夕互答

腥風惡毒霧	却避香燈帷	譬如咒場中	為蛇畫境界
達哉捨宅人	種此福智田	彈指歌舞場	化為清淨國
普熏持戒香	一九徧十方	十方怨殺氣	翻染成吉雲
譬如脩羅宮	雨下為刀兵	諸天得此雨	遍地洒珠玉
我作伽陀頌	鄭重告戒神	護持毘尼窟	戒幢永不倒
如有惡人鬼	侵犯戒德瓶	頭破為七分	如阿梨樹枝

歲在辛丑九月望日虞山白衣蒙叟錢謙益謹記

地藏菴記

縣西城卽阜以陴旁陂立東嶽殿面勢軒豁直西十五步有地



藏菴菴西二十步抵西譙門而山城盡菴故大石山居隙地孫氏長者齊之施無盡上人剏菴供地藏菩薩架閣繚垣農力者事今比丘象游也諸佛菩薩剎幢相望此獨奉地藏者惟菩薩以大悲運大弘願大道濟大苦慈悲救拔如六官之有典司焉此聚落在閻浮提不直一網孔三毒五濁習曰交報種種具足菩薩悲之愍之與四洲三界等也昔者有唐之世有人墜冥菩薩誦夜摩偈救地獄苦開示三世唯心一切心造但了唯心卽空地獄今欲仗菩薩願力拔此土沈淪使刀塗血路風扇業迴銅柱鏡床塵飛稜息憑茲雉堞樹此支提未及百年已經小劫

徵其利益益有三焉此菴旁倚麗譙俯瞰闐闐幡幢落影飄拂旗亭魚鼓流音縈迴屠肆千家醉夢閃此一燈萬井稠林開茲半偈方墳高顯佛樹浮圖城門脫閣經安神咒菴之宅地可謂高顯懸燈表剎莫此為宜利益一也採芳士女隨喜法筵躍馬兒郎迴鞭精院翁媪炷香而邀福樵牧插燭以祈年莫不頂禮慈容霑洒悲願植上昇之種子翦捺一从落之根芽片善染神如磁吸缺萬病埽雪若火銷膏利益二也菴東遷迤祠廟參差祭賽則簫鼓喧闐報禳則紙錢騰涌神居既盡佛鐙瑩然清曉齋蔬斷血肉薰蒿之氣宵中梵唄息威靈香火之緣護戒善



神常依佛座雲車絳節每肅穆以來朝八部四王用保綏而相助福我毗庶揖彼人天利益三也唯茲末劫運值沈灰執艸芥以為兵憑身口而相嚙鬼母日啖九子血吻猶饒金翅頓食四生果腹未飽邪山毒海長此安窮整慮易心勿云少待惟慈悲為療生死之上藥惟救苦為渡幽沈之大橋相與歸命慈尊津梁惡濁消殺机于積劫迎生氣于當來此土之人可不力與象游扣請老人俾為菴記乃書此語刻陷壁間用告來游來觀之人并以勸勉護持此菴者若九華之地藏開元初自新羅涉海其名偶同耳僧伽大士杜順文殊應化不殊示跡有異今日此為奉九華香火則譌矣必也正名請徵斯記歲在辛丑涂月二十六日虞山白衣老人錢謙益謹記

○太原王氏始祖祠堂記

歲在壬寅王子兆吉立八世祖學錄公祠堂于先墓之側客有問于王子子為習于禮者王氏之得祭始祖禮與王子曰祠祭之禮古今異制援先王大宗小宗之法以行于今大夫士之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為始祖準古之別子始祖之長子準古繼別之宗古者始封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天子之祖有天子祭之也始爵之大夫不敢祖諸侯也諸侯之祖有諸侯祭之也適士



官師祖禰已上有司祭者亦然今也率循古法大夫不祭高曾士不祭祖則胥為若敖之鬼而已矣程朱之議禮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吾做焉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自吾之父母等而上之至于始祖父復有父祖復有祖反古復始一人而已祀祖禰而遺始祖都邑之士之知尊禰者大夫學士之知尊祖者其去野人之何算者無幾矣吾之祀始祖也別于世之忘祖者也今之世吾惑焉族屬之不問而貿販譜牒胥路人而祖禰之也其亦胥祖禰而路人之也吾懼焉吾之祀吾始祖也別于世之多祖者也王氏靖康南渡由汴徙吳

至正末學錄公自江陰徙常熟準古宗法學錄為始遷太祖衣冠第宅三百年稱山塘王氏皆學錄之貽也吾里中喬木故家長老日以漸盡後生小子不復服高曾舊德吾滋愍焉食貧農力以樹斯祠宿戒子姓歲時薦享俾其仰而視俯而思無或袷紈袴蝗梁黍而忘吾祖之萁路藍縷也無或膏唇舌猾齒牙而忘吾祖之壇宇繩尺也無或飾面弓足衣諸于繡鬢而忘吾祖之大布帛冠也明發夙夜雞鳴風雨無忘其所自生其為享食也大矣古之祭孫為王父尸斯禮也今亡矣等祖禰而上之以尊吾始祖為王父尸也者則亦為始祖尸者也坐尸而食北面



而事尸有其舉之雖以尸始祖可也而况于廟祀與雖然禮失而求諸野國有悖史越在州莽盍訪而徵諸舊史氏聞之曰王子之志備矣尊始祖孝也嚴譜系義也敬宗合族下治子孫仁也實其言鳧鷖之五章取公尸焉豈惟長王氏而已遂序次其語為記俾刻石陷置屋壁且以徇夫邦人子弟學錄公諱裕字均才王子名夢鼎天啟丁卯科鄉進士官行在吏部司務是歲十月二十八日石渠舊史同里年家生錢謙益謹述

○王氏南軒世祠記

吾里中山塘王氏稱喬木世家有世祠在虞山城西劉武穆廟

之右个王氏四世自竹溪府君以下簪纓蟬聯皆作主享祀于斯歲久漸圯王之後賢司銓兆吉氏夙夜明發永懷先德量工命日斥其舊而新之宸序靚深丹堊完好本高曾序昭穆歲時伏臘率羣從子姓致齋奉薦其祭之稱曰孝子孝孫曰曾孫某兼士與有家之辭也君子謂王氏之祠知祭義矣昔王氏之老笠洲府君與先祖同鄉舉其孫梧州守復偕余舉南宮兩家婚姻洽比熟知其家風馴行孝謹廩廩德讓君子也流風淩薄家訓剝敝衣冠華胄天屬近親靡不家饗臬羹美人懷鷓響唯王氏子弟保世亢宗糞除牆屋詩人急難禦侮之餘風猶有存者



井邑既遷閔閱未改兆吉氏束脩厲志以尊祖敬宗收族為能  
事脩飾壇墀蠲潔籩豆傑然建立在沈灰劫火漂零焚蕩之餘  
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豈不信哉祠址為虞山西麓與大石  
相望懸厓削壁俯臨萬瓦南窗面尚湖朝雲暮靄浮青韻碧夕  
陽翻照緣金絢紫雲旗赤羽昱耀于几筵榱桷之間孝子慈孫  
有事于斯者其能無儉然肅然洞洞乎如將見之也邪若夫少  
年英妙覩西汜之景而思咸池之暎則可以晞九陽奮朝氣通  
人長德覽懸車之照而脩懸鼓之觀則可以升神明扶暮景凡  
所以念祖德詔後昆俯仰堂構固將有取于此詩不云乎匪革

其猶聿追來孝我知兆吉氏之猶遠矣是為記歲在己亥十一  
月望日年家蒙叟錢謙益謹記

○王氏杖蔭樓世祠記

宗法之亡也以近世士大夫不講先王大宗小宗之義有家祠  
而無宗廟也蓋封建既廢古今之禮典懸矣古者別子為祖繼  
別為宗非諸侯之庶子則公子之始末在此國者今亡之矣繼  
禰為小宗五世而遷者則有之而宗庶廟祭之制靡有存者有  
人于此宗支繁衍子姓富厚一旦舉行大宗之法訪求側微寒  
餓之一夫舉旌宗之雖百世為之齊衰九月其可行乎又有人



于此兄為庶人弟為大夫大夫主祖禰之祭庶人幸得分其餼  
餘今將使庶人以宗子立廟大夫供其牲物而庶人王其禮曰  
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其又可行乎時異俗殊禮之窮而  
不得不變也久矣眉山蘇氏知禮之變者也謂先王制禮獨小  
宗之法猶可施于天下故為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後世論宗法  
者莫善于此而世亦莫之宗也吾里司銓王兆吉氏立世祠于  
虞山之南軒祀高祖竹溪公以下四世復構樓于西偏列祀同  
堂兄弟十一人以小宗之義考之自兆吉立祠則竹溪為高祖  
祠守竹兄弟或去兄  
弟二字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祠山城兄弟

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祠水滌笠洲兄弟則繼祖與同堂  
兄弟為宗祠同堂以及方輪則繼禰與親兄弟為宗一身而事  
四宗與大宗為五上下五世粲然具列以三為五以五為九  
備矣親親尊祖敬宗收族無宗子之廟而有其廟無適長下正  
之宗而有其宗亡于禮者之禮也昔者曾子問庶子祭而夫子  
之答則引子游之徒以正之首其義不誣于祭兆吉其猶子游  
之徒與申明眉山小宗之義存宗法于既亡誰曰不宜惟王于  
我世為婚家年家祠中同堂十一人狀貌魁然衣冠儼然吾猶  
及見之我先君嘗曰王錢匹也而王氏則滋大矣向者墳墓之



訟韋布之宗老鼓篋之小生相率摩厲致死墓門拱木生氣鬱  
然吾叔父衰老受侮王氏羣從抗手扞禦如牆而立勢家逡巡  
目遁婚姻孔云吾未嘗不永嘆也吾錢氏能如是乎先君歿四  
十餘年而其言益信余衰頹耄忘慙負葛藟于兆吉之請記也  
有深慨焉謹識先君之遺言以告司祔而兼以示吾子孫歲在  
庚子十二月十有七日年家蒙叟錢謙益謹記

○太倉錢氏義莊記

吳越武肅王之裔散于江表其在太倉則有中丞浩川公公忠  
長德為萬曆名臣其子封給諫君劬先憲後做范文正公家規

建置義田養濟羣族寢疾彌留執給諫君之手諄復誦誨給諫  
君泣涕受命斥負郭之田三伯畝經營規式一如高平故事請

諸公上復其徭役謂宗老謙益舊待罪太史氏俾書名一作石以

垂永久謙益初通籍從中丞公游辱以弟畜我具悉其生平制  
行篤行久學信道守職器量風節確然以文正為師表企而齊之  
者也文正有監簿忠宣右丞侍郎數賢子熾昌競爽封君胚胎  
前光脩後門寒素之行損衣量食敬宗收族方文正之子無不  
及焉文正有孫之柔官左司諫脩復義莊申嚴規矩亦猶中丞  
之有給諫鐸侍講所云立身承家無愧乃祖者也有宋開國仁



厚養士積累再世逮于仁廟文正始應運而出我國家祖功宗德流唐漂宋積累二百年乃至萬曆以其時數考之則有宋慶曆皇祐之間也中丞父子丁一王之興運際累朝之休明于是乎有祿賜之入有廩稍之餘有節鉞蘭錡之光寵燕翼詒謀保世滋大得以收卹其宗族而繼述其志事由是觀之世德作求豈獨家門之盛事哉我國家承平綿遠涵養淳厚深仁久道億世未艾于錢氏之義莊益信而有徵已余嘗過燕趙之郊矣周原膺膺溝塍繡錯我疆我理千倉萬箱滄桑更置之餘朝而田畷焉夕而為流傭矣夕而婦子焉旦而為溝瘠矣牂羊墳首蜚

鴻在楚鬼神狐詳祥無所得食其况丰容暇豫庀本支而聚族屬乎今我錢氏于此邦也義莊秩然義廩殷然伏臘有會雞豚有社士食舊德而農服先疇夫孰非祖考之流光朝家之膏澤可不念哉可不敬哉自今以往錢之後人食義田之粒必將曰此一升一龠莫非國家之粟米也衣義田之桑必將曰此一縷莫非國家之布帛也給義田之入以喪塋嫁娶必將曰此生養必送同歌哭而長子孫莫非國家之生成長育也仰父俯子戴天履地油然而忠愛生勃然而報稱作無愧文正之鄉人斯無愧中丞之後人矣乎昔者紹興中范有曾孫直方述忠宣



之緒論曰先文正置義田非謂斗米足縑便能飽煖族人蓋有深意存焉中更南渡嶺海台還兵火焚毀之餘長幼二千指聚拜墳下慈顏恭睦皆若同居近屬然後知文正之用心悟忠宣之知言也今給諫經理義莊卒業崇禎末年而乞文刻石汲汲于此時也追文正之用心撫紹興之遺跡祭必有先丘不忘首其不徒以述祖德詒後昆而已也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給諫之念之也深且遠矣余故推原其志意謹而書之以附于公輔之後中丞公諱桓萬曆己丑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封給諫君諱煥歿而從其父祀于學宮給諫君諱增崇禎辛未進

士今官戶科右給事中

○督漕李使君去思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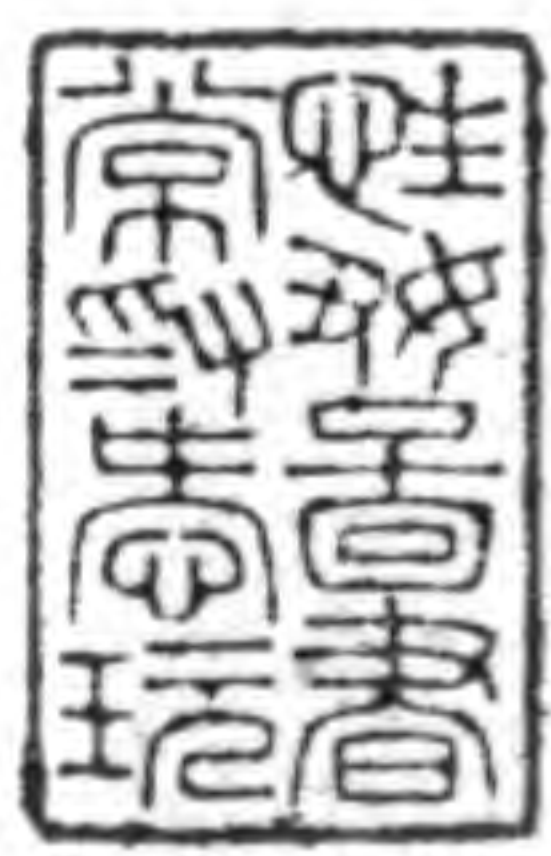
凡方岳監司大官下逮郡邑吏任滿拜除邦人必遮道攀留塑像勒碑刊陽木斲貞石相勸惟恐後若左官見抵者則例無有豈古之所去見思敬緇衣而爰甘棠者胥在彼而不在此與督漕憲司江右李使君視事經年漕政治辦考課當第一用漕折不中額免官余衰病闔戶邑之耆老子弟踵門請曰自漕使開署吾土建節相望兵荒鈎連徵求填委運弁豪虎旗軍封豕豨徒鬼域交關謫調歲漕告竣民間脂膏骨髓卷地盡矣牙章虎



符驚踊郡國及瓜往還曾不識使君誰某數于何有而况思乎  
今吾使君之來也周爰語誣爬搔病苦計口食俸痛自刻礪集  
漕衆而誓之曰吾洒濯飲冰洗手將事必不忍奉東南數萬億  
瘡痍赤子豪膏一作汝輩血吻于是鋸牙首耳之徒如牆而進街  
尾而退粳稻既北吳猶有民誰之力也吾儕小人嚮或从其利  
者為有德歲時伏臘閭閻兒女猶使君之在此堂也惟是南山  
片石思人譽樹婉美于前政之遷除者國有人焉敢固以請余  
逡巡未及應諸生秀士樞衣而前曰父老之致辭善矣猶未既  
也今夫達官能人游光揚聲傳遽公卿者生祠廟屋幡幢刺天  
或夷為浚牢矣跌龜護螭黃金填字牧敲火而牛礪角者有矣  
白樂天之記趙信陵也孫可之之書何易于也詩不過短章文  
不滿尺幅至今人頌慕之不衰吾不敢以信陵易于蔽使君而  
竊以樂天可之徵夫子也使君胡床挂壁襍被蕭然寒窗竹几  
篝燈夜讀書聲琅琅與銅籤相應文士握別每雖誦夫子之文  
以相勉然則父老之云所謂蒼苔白石有愧詞者峴首之山淵  
豈有徵于此乎夫子將奚讓余懼然授簡揖諸生退進耆老而  
告之曰父老思使君則善雖然為留使君謀則疎誠能選擇雄  
駿子弟裹糧繭足條使君治狀投匭而叫九閭即朝上夕報可



耳不此之為而謀諸腐儒老民炙枯竹汗蠹簡幾有聞于後世  
石不能言不已愚乎言既耆老潛然泣下噤不置答余懵瞪不  
忍復也遂援筆書其語俾刻石以為記使君名來泰字仲章撫  
州之臨川人歲次重光赤奮若月旅黃鐘二十八日



牧齋有學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一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樞殿  
大學士謚文端劉公墓誌銘

明興二百五十三年當萬曆之庚申期月三朝國運促數故相  
南昌劉文端公定議移宮鎮撫社稷歸然為一代宗臣在事三  
年而去去位十三年而卒謙益罷免家居孤斯埭具行狀請為  
隧道之銘曰微公誰銘吾先相國者遭世多難未及為而斯埭  
又卒孫元釗申請益力乃喟然嘆曰謙益萬曆舊史官也定陵



復土奔喪入朝移宮甫定國論廷辯歷歷在聽觀中游歷坊局  
與聞國故公與群小水火薄射不相容貫皆深知其所以然其  
忍不抵死奮筆別白涇渭庸以媿要黨論面錯青史謹按庚申  
之八月光宗皇帝宅憂嗣服即日拜公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與蒲州韓公並命光廟仁孝事鄭貴妃如母李選侍受其餌闕  
通扇動光廟屬疾馮几見羣臣選侍紅袖闖御幄推挽皇太孫  
傳旨封皇太后皇后公要廷臣力爭而止八月晦光宗賓天中  
人李進忠等闌乾清宮門不聽群臣入臨比入舉哀畢公詰問  
群奄皇長孫當柩前卽位今不在者何也群奄東西走不置對

秉筆太監王安喏曰選侍匿禁煖閣中不得出一步可若何公  
整襟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趨而入  
上見安至呼曰好伴伴來救我安輒語選侍不出諸大臣不肯  
退第令一出卽返選侍頷之且中悔攬上裾不釋手安直前擁  
抱疾趨而出公亟迎升輦比及門宮中厲聲呼哥兒却還遣使  
追躡者三反公傍輦疾馳掖上升文華殿登寶座卽東宮位群  
臣叩頭呼萬歲然後擇吉告廟受朝事始大定是日羣臣上箋  
勸進畢選侍猶趣呼還閣公亟奏曰乾清未淨殿下請暫居慈  
寧上色喜安顧曰伴伴今日安往得髯閣下伴我我乃無恐公



鬣微修上希見外臣故目公云爾翼日家宰周嘉謨御史左光  
斗疏請移宮群閹嗾選侍要上盟垂簾詰問杖殺左御史首輔  
德清方公議展移宮期公不可曰先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  
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也可姑緩邪選侍即日移一號  
殿而天子還居乾清自是移宮之案立矣先是光廟病不能自  
力兵科掌垣應山楊漣抗疏論宮府事上特召見俾與顧命漣  
退而告天誓判死命報主凡一作五几入臨拒門升殿柅輦群奄持  
梃叫呶聲勢蓬蓬涌漣大罵奴才手格靡披叱首輔折大奄抗論  
于朝房棕棚殿廷日以十數而移宮始決公每追理前事嘆且

泣曰當天位未定朝士吉服立殿下日高不聞宮中聲咸譁曰  
事去矣相顧不知所為吾扶輦至文華殿百官踉蹌隔數百武  
交踵莫敢前獨楊給事一人奮髯瀝血聲撼殿陛今日事定朝  
右以給事為口實豈不异哉公受遺決策鎮定危疑與楊文忠  
徐文貞相似而其事權有不侔者公受事彌月得君未久也位  
在次輔枋政未端也上御文華時英國公惟賢奉右手公奉左  
手首輔紆餘曳履將安之乎我趣移宮彼議展期非條然左右  
袒乎為主伯易為亞旅難為亞旅易為亞旅之主伯難政不一  
門勢有多變前軒後輕左支右吾公之苦心殫力殆有百倍于



新都華亭者艱難獲濟甘苦共知而以將伯助予歸其力于應  
山古大臣心事惟可與天地鬼神道也上既御極德清移疾公  
矢心當國謂朝廷以法祖為先臣下以奉公為要匡主德重疆  
事扶衰幹蠱知無不為而大端則在乎以人事君神廟三十餘  
年舊德遺直廢籍填委一以大行遺詔從事白首耆艾布滿九  
列闕門開窓士氣鬱然海內喁喁向風矣移宮甫竣選侍名下  
李進忠劉朝等盜內府秘藏過乾清明而作金寶累累卧地下  
上遣大臣驗視案治甚急群小為奄畫策曰上怒亟獄未易鬻  
也內庭喧傳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語狼藉不可聞上冲人以  
違先帝為辭易撼也司禮數倖直忤旨群愬安貌上位把持法  
司上必怒而逐安如此則移宮之案翻顧命諸人可盡逐而大  
獄解矣于是臺省請安選侍議寬盜庫更番詭辭以嘗試上意  
上初怒言者累旨鐫責公力救乃免及司禮安以強諫讒死魏  
忠賢阿姆用事上意蹇然盡解而羣小乃一意攢矢向公東事  
日亟一本朝議謂非舊撫能延弼不能辦遼上遂起用經略而  
言者交章謫公公面奏曰臣知君父為尊封疆為重恩仇相福  
非所計也上亦心念公舊勞委任如故而客魏積不相容言者  
益撻拾不已自是去志決矣公司票擬持大體明國法抑浮夸



過僥倖引繩切墨不少假易盜庫之獄上傳饒死群奄辯疏徑  
下法司公引例執奏封還原本則中外交恨魏忠賢故名進忠  
攘陵工邀敕公援祖制內臣非司禮掌監及提督陵工不得蔭  
弟姪票止加恩三等又數救言官攻阿姆者則客魏交恨烏程  
相由客魏入以募兵要寵與劉朝比而興內操言官糾劾弄兵  
公為之主則閤奄交恨謂遼事多鑿空捕風東江不足倚西援  
未可信而議棄廣寧者三尺不可貸也則島帥寧撫與逃臣交  
恨于是羣小謀翻移宮者含沙噴血詆譎萬端上亦無如羣喙  
何矣抗疏求去十二上乃得請歸三年應山逮詔獄考死要典

既定詔削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至是而移宮之案始結嗚呼  
國家官府之際難言之矣光廟毓德東朝三十餘年神祖無金  
寒玦離之心宵人搆烏烏枯菀之隙一旦長主臨御宮庭肅穆  
狐馬城鼠焉社神焉叢彼于社稷何有庚申九月之事公與應  
山橫身奮臂奪幼君于婦寺之手其為國家謀則忠矣而詆邪  
醜類未有不膽戰毛豎幾其萬有一敗者也皂衣赤棒瞋目而  
拒宮門者李進忠等諸人耳群小之囊身假面負塗豕而伏戎  
莽者不知幾何人也黃金火齊負重而伏禁地者劉朝田詔諸  
人耳群小之飛頭傳翼移銅山而鑽金穴者不知幾何人也爭



選侍緩詔獄諍封疆簪筆飛章者賈繼春等諸言官耳群小之機關制使線索提掇簸弄于陰陽神鬼之間者不知幾何人也公在事逆奄猶知憚公如及出反入之水猶可堤捍公去而大獄煩興衣冠塗炭祖宗二百餘年培養元氣凋殘道盡壅流滔天莫知紀極夫然後知公于國家以身為止水之舊防而痛恨群小之斬而掘之也亦已晚矣應山之塋謙益論次其事以為公之死不死于擊奄而死于移宮定計殺公者非操刀之奄而主張三案之小人世以謙益為知言今援以論公之進退雖異代而猶信不亦悲夫公白晢疎眉長身玉立與人語聲可貫耳

與其兄中丞樞部號為三劉萬曆乙未偕樞部舉進士選庶吉士家居七年授簡討乙巳中丞以考功掌計四明相屬公祈免其私人所謂四凶者公堅辭曰官各有守非所敢知也在坊局歷贊善洗馬諭德庶子升國子監祭酒由少詹事轉正掌翰林院事乙巳內計群小大索黨人謀盡逐詞林名賢若武進孫文介高陽孫文忠江陰繆文貞輩而謙益亦與焉公嘆曰館閣眉目賴此數公吾敢愛一官不以殉衆君子堅持之皆得免浙人謠曰他司大熟詞林無收謂是舉善類盡斥獨不克逞志于詞林也公用是為院長四年不遷頽然負海內公望而卒受黨人



排筭亦坐此也丙辰八月充東宮侍班官光廟戒心狙擊間于  
憂疑公請對日一作呼嵩稱萬壽遂稱引南山樂只萬壽無  
疆之詩歸本忠孝以開廣其意光廟信口應曰讀史惜三餘公  
拱手進曰大禹惜寸陰即殿下今日之心也敬為太平令主賀  
于時拜手颺言唱頌睿質流聞禁近用意在密圖擁祐光廟深  
倚之故卜相首及馬熹廟登極踰月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  
士戶部尚書次歲大婚升祔慶陵三禮成階由少保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官由戶部尚書改吏部殿學自武英進中樞建極皆  
予蔭而定陵黔川功得辭免德清去上宣諭稱首輔再三控辭

以須福清之至福清初有間于公已知其避席延佇始為釋然  
公終不自明也高陽負物望諳邊略人或間高陽是將為蔡澤  
代公公弗省密揭薦高陽宜大用居無何高陽以宰相替師亦  
自公發之也公以忠誠結人主以誠信遇士大夫不以建白博  
名高不以虛聲籠物望于六曹有綜理無刻削于言路有援救  
無响煦開誠布公引咎分謗有勞人長者之風國是參差風義  
感激未嘗有一言半詞少自貶損辭朝日具疏自列其略曰  
鼎湖上賓事變倉卒爾時光景皇上知之在廷諸臣胥知之事  
定之後遂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廷者遂



以諭訛去計亦皇上所深惻也禁闈秘密非臣所知但思先帝  
龍潛之日皇上鶴禁之中翼戴何人調護誰力扶掖鑿與抗遏  
要挾當日指以為功今日構以為罪上下千古呂彊張承業與  
李輔國魚朝恩法戒昭然臣願後人毋但為五宗光寵計也外  
廷臣子當以君父為急一作計發東朝持挺之奸者目為生事消  
後宮亂晨之櫛者坐以交關雄唱雌和意欲何為尤臣所未解  
也公以孤危一葉之身繫朝家九鼎之重忠言苦語臨行彌切  
蓋不難臚列憂危磨厲當宁而難于區明忠佞訶極人于魚焦  
擇肉之日又不難軒豁眉宇激駁忠直而難于吹噓枯腐表賢

奄于營魂離散之餘嗚呼豈非光明俊偉以道事君之大臣與  
公去奄黨銜公未已本兵張霍鳴用公推轂起興奸細杜茂獄  
謀連染殺公司寇王莊毅公紀閱實平反一夕內降斥去而公  
誣亦得白奄復用劉朝行邊南北奸人劉廷元霍維華等持三  
案益急公從容語所親吾孤生餘年命如懸絲仰賴九廟神靈  
與一腔心血耳彼以三案殺我則與應山同日彼以封疆殺我  
則與經略駢首持忠入地復何憾焉讀書談道危坐竟日坦然  
若無所與者越五年崇禎改元天子鑒公孤忠復原官致仕補  
給誥命俞吏垣章允儒請遣行人賫詔存問公拜疏勸上清心



勤學脩身親賢以粟擬歸綸扉以獻替責揆路又謂先帝以大  
有為之質掩蝕于鹿馬之奸殺元良變祖制戕忠直一切歸獄  
人主請為先帝雪此大痛老臣忠愛朝著咸傳誦嘆息望公再  
起以崇禎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薨年六十有九訃聞輟朝賜祭  
葬如彝典有司議謚曰文端公諱一燦字季晦先世出漢廣陵  
王荆晉大興中徙丹陽再遷玉山有允迪者由德安令歷兩浙  
置制使其少子遷豫章豫章三世祖亨舉宋進士十四世生廷  
璋于公為曾王父廷璋生仕沃仕沃生陝西左布政使曰材曰  
材生三子長中丞一焜次兵部郎一煜公其季也廷璋以下皆

累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公妻徐氏贈一品夫人生五子斯  
琦斯璋斯峻斯堉斯塚孫 人曰元釗等墓在某邑某鄉之諭  
塋謙益辱公道義之知掌院篆時移文郡邑敦趣史官里居久  
次者意實在謙益欲援以自助也居史館頗以掃門自引聲跡  
落穆公歿而哭之慟今為公誌据見聞徵實錄不敢一字文飾  
實以是報公銘曰

國有易名論定蓋棺四十年間有三文端秩秩山陰羽翼東朝  
芒寒色正望在斗杓藹藹歸德柩于金虎騶虞不驚善類斯祐  
南昌步武婉美魁三艱危受遺憂心如恢虞淵曜沈金樞御促



手捧初暘以升扶木綴衣再設垂簾屏息廟社乂安不動聲色  
國有大蠹與國亡存蠅則搖翅蠶惟食根鄭李連枝客魏扇醜  
九首磨牙八狼盈口公之在位恭將大耋唐天不隊虞門弘開  
公既去國政歸刀鋸天心盡傷國脈單露天之方蹶毗尔才賢  
南昌在廷高陽在邊楮柱國成疆理戎索豈無漆梓亦有藜藿  
內戎嬗寺外戎螳蝎一从群小居中蟲蠹牙孽子非鬼非食懸置  
老成風雨雀鼠大廈以傾宗臣在天扈從三后擁護赤符顧瞻  
朱味豫章崔嵬西江縈帶堂斧畢如丹青未沫徵文汗竹斲銘  
樹檟元龜在茲敢告來者

。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謚貞敏梁公

### 墓誌銘

國家當萬曆初為鴻朗盛際冲聖踐祚宮府肅穆江陵張公以  
精強沈塞之才挈持綜覈三事大夫靡不專營魂插肝腎農功者  
事勝任稱職少保貞定梁公其眉目也梁公任本兵浙江羅木營  
兵譟焚劫撫臣捶而投諸淖朝議洵洵江陵徐語公推一好巡  
撫往足辦耳然必起外吏知兵事者乃可公屈指計曰張少司  
馬佳胤起家滑令禽劇盜斯其人乎江陵曰然少司馬遂啣命  
往三旬而浙變定余初入史局長者為余言二公握手細語不



出兩三言而亂兵橫卒首伏于三千里外謀國舉棋者當如是矣余心識其事嘗為梁公孫中翰維樞論次其略今距梁公歿五十有八年矣老人多忘朝家故事忽忽不復記憶而猶以遺民舊史志公隧道之石此所以傍徨屏營一執簡而三嘆者也公諱夢龍字乾吉其先山西蔚州人洪武初徙家真定曾祖釗杞縣訓導祖澤咸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父相繼室以崔氏感異夢生公公官省垣始受封釋舉子巾服及見公致政而歿公修眉炯目白面長身葛儻具大人相公歲喪母哀動路人年十四新鄭高文襄公計偕過真定執手旅舍盱衡抗論高公嘆

曰即君國之寶臣也酌酒再拜定交而去中嘉靖壬子鄉試明年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請外授工部給事中累遷吏科都給事中公諫諍侃侃持大體極論李吳二冢宰營私招權朝右悚息慈溪袁文榮公以撰玄稱上意將真拜公抗言相臣宜用學術純正名德宿望足以鎮華夷服中外者奉嚴旨詰責久之得解遷順天府府丞河決徐沛議擇鄉寺有才望者管理新河袁公在政府颺言曰才無出梁府丞者矣遂出為河南管河副使任滿陞陝西關內道左叅政分守花馬池公博聞強記訪求掌故儲峙經濟由省垣外補重自鏃礪至是益自喜以謂當



鹵或作敵衝要可以諳邊情曉戎事也既受事嚴申倣備廣設方略練習如老邊吏虜不敢乘間攻抄條論備邊五難鑿鑿中利病雖官監司三邊隱然以長城屬公累遷山西按察司河南右布政使隆慶四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明年轉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所至頒布條約刊削菴葺不事苗耨髮櫛一切治辦在山東親歷海島禁遼海流民不得狙伏內地盤手仇殺在河南用沈命法捕盜禽獮中原盜賊俾無遺種為國家積貳徙薪長慮在百年以前非凡所知也萬曆元年徵拜戶部左一作右侍郎改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六年陞右都御史兼

兵部左侍郎總督薊遼保定公謂國家備禦九邊按圖畫地方冊具備邊臣無他竒謀只在辦實心幹實事耳以疾疴爬搔體察南北軍情四鎮諸路標營疾苦以堵牆儲胥勾稽墩臺亭堡瞭望收保如堂閱庭以僮奴乳哺勤恤傳烽夜哨偵探屬夷與夫擺邊伏路罷校退卒日營手畫口決指授行之期年邊備修舉而其大者則在乎駕馭大帥牢籠豪杰戚少保繼光李寧遠成梁嘯喏宿將目無文法吏一皆就公條錠願効臂指當是時鹵小入則小創大入則大創諸鎮皆受成于公捷聞必推功歸美不自已出諸大帥益心服公最公六防竣事四報大捷先後



上首功斬鹵首至三千四百九十一級賊大酋三十九級獲達  
馬至三千五百九十五匹駱駝九十一隻盔甲器械無算上以  
奇功可嘉累賜勅獎厲在鎮踰年就任加兵部尚書邊墻功竣  
加太子太保三年考滿再蔭子至錦衣衛百戶世襲賜白金文  
綺間以飛魚坐蟒錫予便蕃命使絡驛近代邊臣未有也九年  
詔回部管事條上部務闡葺者四事及革民間種馬定土官承  
襲皆著挈令載在會典次年推吏部尚書上特簡點用江陵既  
歿言官承當國風旨蜚語及公公抗辯求去三上乃得請林居  
十九年考終正寢萬曆壬寅之元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天啓四

年高邑趙忠毅公歷叙公生平大節訟之于朝得贈少師賜祭  
十壇偕封一品夫人馬氏合墓東岡之賜塋嗚呼萬曆初年朝  
著精明中外勅厲士大夫如昧旦饋面朝陽晞髮公于此時擁  
旄雄鎮執訊獲醜以其身任國門鎖鑰何其重也政枋更改鈎  
黨刺促公去位之後朝政蠱戎索墮木朽蝟中暮氣適盡疆場  
之禍孽牙于邕州蘊崇于楛矢而馴至于不可為撫今追昔夷  
放公之進退而叅合于國故玄黃消歇汗青翳然以金銷石泐  
之餘為覓見霜落之候天乎人與斯則可為痛哭也已公以冢  
宰告老太公猶健飯公偕馬夫人扶攜侍膳如嬰兒稚婦以其



間走馬射生謠舞擊箏以相娛悅蓋三年而後歿既免喪歲時  
踏青上冢巡行田舍夫婦並駕小車子女及內外曾孫男女五  
十餘人羅列輿傍扶輪叱犢牽衣繞膝謹呼上壽鄉人聚觀讚  
嘆以為神仙而夫人又後公十六年年八十六而考終國運休  
明元氣磅礴既醉五福總萃于公之一門非偶然也公生子四  
人忠思慈志並承公文武蔭其後益蕃以大孫男十二人女十  
三人曾孫男二十人女十六人玄孫男女三十人忠生維本禮  
科都給事中思生維基南雄府知府志生維樞山東武德道僉  
事而維本之子清寬維樞之子清遠今皆吏部左侍郎維基之

子清標今兵部尚書于是叅政增修家狀司馬暨兩少宰撰幣  
致詞實來請銘銘曰恆山北岳上扶乾門寶符在代是生偉人  
降神析木受姓大梁經文緯武恢我皇綱乃儲中秘乃拜夕垣  
三堦色正五緯芒寒戒彼翰音策我驥足發矧維新駕車就熟  
爰長方岳爰領旌節休休威望驚服戎羯帝春薊遼惟我左輔  
汝往視師孰敢予侮橐兜燾戟豹尾神旗六防四捷露布交馳  
帝曰念哉汝歸弼予夏官冢卿喉舌帝車功成身退赤舄居東  
飲御燕樂壽豈令終公神在天左右神祖衮衣繡裳雲車月斧  
公澤燾後繹繹疑疑詒我豐芑作今晉梓東岡之阡高闕嵯峨



豈無樵牧鬼神護呵塵蒙金盞灰沈玉檢敬徵闕闕庸嗣琬琰  
先民有言匪木曷思鑽石刻詞維以告之

歲在庚子正月 日石渠舊史虞山蒙叟錢謙益再拜謹撰

○明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贈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

石門許公墓誌銘

天啟壬戌國方夷之初旦制科得人為盛臚傳首茂苑文文肅  
公庶常擢會稽倪文正公漳浦黃石齋公暨吾邑許公余在班  
行群公謂詞林有人舉手相賀既而文大用以復隍貞各倪黃  
晚用以過涉終凶許公則不遂不退入于坎窞以歿迄于今井

竈堙夷宿素漸盡余乃以子遺荒菴漬淚而銘公之墓悲夫公  
諱士柔字仲嘉學者稱石門先生其先宋南渡居江陰國初徙  
邑東唐市租汾布衣居胡襄懋幕下敘平倭勞官神武衛經歷  
父儁字伯彥娶馮氏生公伯彥高才強記授春秋于先宮保不  
事生產落魄好大言里中兒呼為狂生如漢酈食其則大喜其  
教子治文武二經文經除爾雅加家語胡氏傳為十四武經加  
握竒經為八公諷誦皆上口踰年卒業採筆凌紙竒怪涌出余  
見而驚異之孫子柔遂以女妻焉貧益甚脫身游外家焚膏吞  
紙盡讀其所藏書文益竒都人士莫敢梯接萬曆戊午舉于鄉



壬戌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甲子授簡討得封其父母持節封楚藩踰年丁外艱崇禎戊辰服除纂修神熹二廟實錄管理誥勅陞侍講兼經筵講官皇子生覃恩贈父及二母辛未分考會試癸酉陞右春坊中允歷陞諭德左春坊庶子掌坊凡四年而有南京祭酒之命甫蒞任坐戊辰撰誥文越職降調辛巳補尚寶司丞壬午三月遷少卿以疾卒于位公為諸生邑令楊忠烈公錫山高忠憲公以國士期許二公忤奄死公方居憂中夜呼憤涕泣濕苫出先帝誅逆表忠渙汗大號公當官奮筆一日州數制發揚蹈厲感盪震越朝右抃舞繼以流涕闔

息媪孫莫不留視矐眊喪精亡魄部黨之目定于此矣烏程攘枚卜逐余鋸牙歧舌頭角鬢鬢會稽嘆曰文華殿作同文館矣公昌言于朝閣訟是非較然安得將一手揜天下自言路攻烏程章無虛日烏程疑二公指使尤以鄉曲忌公烏程當國勢張甚公嶽嶽不少屈甲戌官宮諭上帝王世系二疏明與相排笮烏程嚙公益不可解矣先是羣奸嗾逆賢安三案刊布要典改修光廟實錄鏟削其與要典牴牾者會稽請焚毀要典天下韙之久之改錄如故猶弗焚也于是茂苑及公相繼論改錄之謬茂苑請刊定改錄所筆者而公則適扶改錄所削者公初疏



曰臣備員纂修恭閱 皇考實錄總記于世系獨略 皇上  
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聖母出何  
氏族受何封號不書允此皆原錄備載而改錄故削者也原錄  
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而詳慎如此改錄之進在皇上御極之  
初而草略如彼此大經大法不可不亟正者也疏上奉旨累朝  
成例不必滋煩烏程令中書官捧 穆廟總記以抵公公具揭  
爭曰皇考實錄與列聖條例不同列聖在位多歷年所登極後  
事皆用編年排纂則總記可以不書皇考在位一月登選三后  
誕育聖嗣皆在未登極之先不書之總記而誰書也 穆廟大

昏之禮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總記不載母后之姓氏封號皇  
子之出震承乾寶冊金書輝映天地編年未嘗不具載也皇考  
一月易代載冊熹廟儀注而皇上冊立闕焉可乎烏程怒攘臂  
揭叅同官扼之而止公復抗疏言累朝實錄無以不書世系為  
成例者臣所以撻挾改錄政謂與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顯皇  
后皇考之嫡母也原錄具書保護之功而改錄削之者何也分  
莫尊于正嫡功莫大于保聖國本幾危于震虢天心幸托諸坤  
寧遡當日調護之苦心真千古孝慈之極則宗廟賴燕翼之慶  
誕發于本支而史臣抑顧復之勞抹掇于寸管此尤天理人心



不容終泯者也。疏上仍用前旨，報聞。嗚呼！三朝之事，根抵宮掖，下窮私燕，上及山陵。天啟初，高陽孫文正上言：「皇上如信臣為帷幄近臣，俾直陳先帝危難舊事，臣得引諸輔臣為證。」一為上剖明之，由此言之，卽漢世掖庭所謂奈何令長信得聞者，未嘗不流布人間。其可揜于羣小謀改實錄、護要典也。當璧之憂，危伏蒲之諫，諍以迨選婚誕嗣，一切彝典皆沒而不錄，以為必如是則椒塗之城，塹日堅，汗青之罅隙盡杜。人主習其讀問，其傳茫然如爛紙，故牘無可覽觀。何從撥煨燼于蕉園，埋蚪斗于汲冢？遂使宮隣金虎，皆得坐保百歲之安。禁近銅龍，無復通知。

累朝之故，公之論改錄也不爭于筆而爭于削，兩疏之末，追誦孝端則已直發其機，牙窮矣其病穴識者，嘆其更事深奮筆勇憂國遠慮，比肩高陽而惜人主之不見省也。烏程鋤異已益急，懸金購私人，詆譏逐會稽，牽連公族子。重熙私史請事窮竟，公密封原書進御史，禍乃止。茂苑進講春秋，當上意登拜烏程，力排之。三月而罷。公復昌言于朝，如閣訟時，烏程語淄川曰：「虞山茂苑二鳥也，有大小翻在，將怒飛，吾儕能安寢乎？」遂合謀出公于南烏程，去淄川以誥詞發難，逐公司業、周文節。公為公抗辯，曰：「詞林故事，閣臣分派撰文，或手加詳定，或發回改撰，未有竟。」



自糾叅者也誥勅用寶歲有常期未有十年之後用寶進呈吹  
求當制者也贈誥專屬中書崇禎三年申飭事例未有追論元  
年史官詆為越俎者也高攀龍純忠正學忤奄沈淵皇上卹錄  
首加光施天壤一旦毛舉細故舞文反汗褒貶不錯貸是非不  
兩立今之贈卹為非則昔之削奪為是忠良色沮于一字奸逆  
手笑于九京非所以厲當今示後世也疏雖寢不報公論大白  
久之量移尚寶司丞公病矣主憂國感不敢引例待遷乃力疾  
赴闕病疾厥足不良行晨夕捧寶御前左城右平櫺檻峭陔目  
眴魂瞽躄躄將事郊壇沍寒夜半瘡痂據鞍舌強齒噤冰雪生

膚髮中病益革即家拜少卿十日遂不起壬午三月初三日也  
年五十有六公為人忠信易直光明雄駿事親交友咸有至性  
塋其父卜地封壤必誠必信墓傍丙舍築臺除道面湖負山曰  
我先人豁達有大志魂魄猶釣游于此無使邑邑也與人交握  
手出肺腑急難讓夷先人後己烏程起牢修獄殺余羅網布中  
外公焦頭濡足上告下訴奸人遂飛章訐公先帝逐烏程尸  
奸人于市獄始得解在坊局久戚里貂蟬金吾緹騎多出門下  
公傾心結納用是以消弭蜚語寢息告密國體善類保全弘多  
其事秘人莫能明也流氛告急余與公謀招材勇練水師為保



障勤王計公典衣損膳傾橐飲助既而稍解嚴奇材劍客皆以  
公為歸相與共甘苦同卧起周旋夷險抵死不忍舍去其得士  
死力如此公嘗謂讀書當官須緩急有用恥為大冠側注拱揖  
矩步祈土龍以致兩者崇禎初頒息詔之陪京大奄運皇木梗  
河道叅隨鴟張礮石交下公命設龍亭樹旌節朝衣冠立鷓首  
趣傳呼某太監朝駕奄逡巡詣駕前扞衣叩頭候詔使舟行乃  
去人謂公應變方略少見一端而惜乎其無所試也公妻孫氏  
孝廉子素之女生二男子琪瑤二女子嫁某某公之歿也瑤泣  
血扶櫬南還干戈塞道琪扶服白寃狀詔復原官峻贈詹端崇

禎甲申之二月也乙酉八月琪等渴塋于戈莊之新阡瑤鵲起  
科第歷官方岳乃修諭陞開神道奉母柩祔塋排纘行狀而請  
銘于余瑤之狀公也詳其于人才國是消息存亡之故瞻烏泣  
麟有餘痛焉于是知公之能仕教忠不忘君父蓋易世而未艾  
也銘曰日之方中乃見沫沫一雙鵝高飛六鷓退睽孤見豕甚  
可穢載鬼盈車吁可怪四門穆穆四夔萃一夫九首縱鬻嘷  
寇張之弧非我說音始往不遇雨曹拙晦吁嗟許公獨顛顛三  
朝余匱力簡裁童糜觸犀豈足戒紫泥封壘傍華蓋左官猶在  
爐煙內讒夫鬼伯交辟倪越甲鳴君志士噫螭頭溘逝死不悔



忠魂戀主長望拜三年上賓蚤侍衛佳城鬱鬱形氣會白楊蕭  
蕭青竹在我刻銘詩訊金薤金鏡云亡世奚賴王明受福終古  
喟  
歲在癸卯嘉平月十有二日石渠舊史通家老友蒙  
叟錢謙益撰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慈谿馮公墓誌銘

崇禎末年大命中圯公忠謀國之臣排大疑建大議者二人曰  
總憲李忠文公津撫馮公李公密疏請上堅守以衛九廟倣  
先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京分封二王江淞以壯藩翰上袖  
其疏累日嗟咨太息羣臣請遷都者蜂起鬪諍沸騰上怒并寢

李公議而馮公之在津門也嘗力陳寇在門庭南北多梗宜疏  
通布置防患未然甲申三月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子愷章飛  
章入奏京城軍虛戰守一無所恃臣謹具海船二百艘率勁旅  
千人身抵通郊候聖駕旦晚或作夕南幸三月初七日愷章匍匐  
入都閣部諸人鈴柝沈沈閣閣門晝扃久之次第引見司徒  
倪公曰上決計固守疏必不省內閣范方二公曰津撫方用截  
餉切責安得自送死愷章彷徨七日飲泣出國門四月而京城  
陷嗚呼李公非膠柱死守也以為六龍萬乘不當輕試一擲監  
國撫軍以靈武係天下之望此經權竝用之策也假令知津舟



宿戒航海無虞痛哭叩閭請急上將劔及寢門即不然臨遣分封可以立決天下事尚可為也倉皇奏報倚閣部為喉舌群公拱揖緩步拘牽文墨裂裳裹膝之使倚牆鶴立而無所控告此則天不悔禍有鬼神闕鬲其間非人謀所能及也賊既陷神京分兵徇畿輔津道臣翻兵引賊公突圍而南以圖興復比及家精骨消亡聲氣酸咽搥床撫膺祈一死以從先帝距鼎成五閱月耳長呼過河視不受含豈不痛哉公名元颺字爾賡遠祖吳越尚書叔和家于慈谿以工部司務贈光祿卿季兆為其祖以南京太僕寺卿贈太常卿若愚為其父以兵部尚書元颺為其弟公弱冠而學成太常命司馬師焉司馬舉進士先于公六年鏃勵名行正直是與海內稱兩馮君天子亦知之初蒞津門厲兵振旅犄角諸鎮斬馘東兵過當上大喜賜金幣蔭一子錦衣間語司馬若兄在行間病煩眩良苦司馬頓首謝曰臣兄誓捐軀報國何敢言病上屬司馬傳語命慎用藥物遣中使賜宮參八兩上知公可大用倚毗良重而外庭或未之知也公舉崇禎元年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中人張彛憲管理戶工二部請屬其即官公抗疏力爭謂內臣別立公署不得踞兩部之堂兩部臣不得參謁內臣犯交結之禁部臣錢糧有弊聽內臣糾劾



不得越俎荐舉公監督長德二陵橋梁洗手受事上贏金四萬  
有奇彙憲毛舉中公無所得恨益甚陽隊馬傷足請告歸三年  
起禮部儀制司郎中出為湖廣布政司參議備兵蘇松九年秋  
鳴鑼躡畿南首率吳兵入衛淞兵將出境而公已渡淮矣抵濟  
寧奉詔班師加銜為福建提學副使烏程借文社鈞黨翦除江  
南名士公覆疏請解其禁勿蹈東京葦笥覆轍坐鑄秩降山東  
鹽運判官十一年濟寧告急攝兵備守城十二月却東師于城  
下并擊殺高奄部兵乘間肆掠者敵退請誅奄以謝燕趙齊魯  
寃鬼不報未幾用天津兵備開府敘濟績也公通心彊志諳曉

吏事所至難劇盜按貪猾勾稽錢糧均平賦役皆鑿鑿副名實  
又以中外多事備禦闡葺蒐軍實養士氣通輕俠拭癥類蒼頭  
廬兒廢弁退卒呵摩爬梳以冀一割之用人皆望而歸之自謂  
立身天地間只有一君一父只有一心一膽不判七尺為宇內  
撐柱倫紀係全善類何所為哉椽人宮隣權相金虎與涕唇左  
帶而三目張齒擊聲淚俱發奮欲以其身死之烏程起牢修之  
獄刊章捕余事下所司案問而公左官當去公掀髯笑曰彼所  
以亟鋤吾者欲曲殺虞山而先剪其翼也我一日在事職當窮  
究此獄三寸管在我三尺法在我闔門百口在我彼其如我何



于是登堂視事懸磬鼓台介衆引繩切墨手定爰書獄成而後去天子為之感悟尸奸人于朝而烏程亦先引去同文之獄少緩矣生平勇于為善怯于進取醜于道義薄于聲利居官不取一錢而饑寒待衣食臨事不假嘖笑而吹噓遍枯朽與司馬篤于友愛兩家兒女更衣并食身任主伯縹理家政司馬一無所與司馬之夫人一針一縷必取諸丘嫂公卒司馬曰兄死我無歸矣慟哭踊卧地上不復歸內寢越七日不起易箆含殮皆在兄柩前嗚呼難哉公卒于崇禎甲申九月初一日享年五十有九娶何氏封安人贈淑人生一女副室徐氏生愷章劉氏生愷

琦孫四人塋邑之小漁山歲次癸卯愷章屬通家子姚江黃宗熙撰次行狀請余追銘其墓嗚呼甲申之禍亙古無兩痛定思痛追悔航海之議不與李公合并未嘗不拊心慟哭也雖然論人才于炎正之季固未有若二公者李公如秋霜烈日驚爆雨間馮公如長江大河涵濡羣類天生斯人以匡植末造而卒與廟社俱盡吉水風烈接踵信國禕矣物論悠悠附耳借目馮公之忠言奇謀抑沒無聞後死者之罪也明有簡策幽有神祇其何敢阿私所好欺誣來世是庸大書特書表而出之不敢以文銘曰 茫茫天津析木之墟駕鵝橫飛封豕負塗旋斡斗杓以



迴帝車雲帆星旂百靈扈趣蜿蜒負舟蒼龍白魚海童送颿江  
妃導旗北燕東吳如堂適除天津中截壅此簡書六龍引掣群  
彼鷄鷄祈死畢命天子人與觚稜灰飛蕉園燼餘碧血已化丹  
心曷攄墮山宰木弔者歎歎舊史作銘敢告石渠癸卯三月舊  
部民虞山錢謙益再拜謹述

○中大夫光祿寺卿奉詔起南京工部右侍郎贈一級徐公

### 墓誌銘

公諱如珂字季鳴世居吳縣橫塘里曾祖政以布衣經正八邑  
田賦籍在冊府祖言父思仁皆贈中大夫光祿寺卿母淑人劉

氏生公十四歲而孤萬曆乙未舉進士授刑部廣西司主事升  
浙江司郎中主事謝廷讚越職請建儲 神宗震怒鐫責同  
舍郎降雲南布政司添注照磨適籍十年丁母艱起衡陽府推  
官服除補河南明年升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遷郎中歷俸五  
年遷廣東嶺南道右叅議天啓元年轉四川兵巡上川東道副  
使復重慶搃古蘭敘功第一久次入為太僕寺少卿陞通政司  
參議乙丑陞光祿寺卿丙寅推南京工部右侍郎逆奄矯旨削  
籍為民歸里三月而卒冬十二月初九日也年六十有五崇禎  
元年收召忤奄諸臣仍以原推起用公捐館一年所矣公忠誠彊



直砥節首公于國為勞臣于世為志士中年以平蜀盡瘁晚節以迂奄捐軀生平勲名風節此二事為最鉅公之入蜀也奢崇明戕蜀撫于重慶賊目樊龍張彤據城以守而與其子寅重兵圍成都公疾驅至荊州寄彌月兒于鄧氏單舸入夔抵墊江策之曰蜀事急矣欲保全蜀莫若急攻重慶以解成都之圍重慶三面阻江一面通陸賊據佛圖關以扼我莫若先奪關以制其死命召募得勝兵千人檄調土司及材官良家子義兵繼至正月朔日誓師初六日合圍十六日邑梅石耶兵間道走關下斬首數百級軍聲大震而成都以晦日圍解矣公謀奪關益力

二郎關在佛圖上游親率選鋒數千走魚洞駐雙山繞出佛圖後女帥秦良玉援省還與諸將連營為一字陣橫亘十餘里守備金富廉率所部先登呼聲陷樓櫓賊咋指呼其乳名曰誰能遣金公兒出死力如此四月廿四日我師克佛圖關逆酋兵數萬自江津來援道鎮請撤圍以避其鋒公不可同知越其杰率馬湖遵義兵赴瀘檄還師躡賊官兵七枝左右夾擊賊大敗江水為赤賊勢窮蹙下東道戴君恩遣間招撫扁舟過江執張彤手時語移時俄而復叛公越諸將急攻金富廉馘張彤樊龍死亂兵手諸亮渠縛檻車下東道戴君恩獻俘闕下天子為



告廟御樓受賀下東道立峻擢三級而公守上東道如故是年  
冬有搗巢之役合江于六路最要制府以監督委公公議分兵  
三路羅帥出左路趨赤水抵竹瓦規取土城斷古蘭後戶薛帥  
出中路趨先市抵小關疾趨土城協攻古蘭掃賊宮室墳墓越  
同知出右路趨九枝抵中等直搗永寧蒐賊窟穴部署既定越  
中讒解去兩帥爭兵而閩羅顧望流言兵不當土城出公怒曰蘭  
之有土城猶渝之有佛圖也羅自畏賊耳而唱言不當出土城  
阻壞大計我卷甲疾趨土城首當賊衝彼亦將曰余馬首是瞻  
邪大書榜軍前先市仁懷兵敢退一步者斬諸將股栗莫敢後

軍中需餉亟仁懷米運梗大丙灘水悍石嚙輿謗叫號公炳香  
禱于神須臾水長二丈亂流而濟軍聲騰踊沸一作江水賊借

水西兵十萬來援勢張甚我前軍少却捍子軍覃懋勳挽白竹  
弩連中之賊大潰轉戰數十里斬首萬餘級遂破古蘭縱火焚  
偽宮闕五鳳樓發掘冢墓碓賜其齒骨癸亥五月十三日也明  
日破土城逆寅中槍遁去父子竄匿水西龍場壩公畫渡河三  
策決計請濟師制府中羅帥語檄緩師期而內召之命至或曰  
賊在釜中矣盍歲事而後去公笑曰枕戈坐甲勞人事也飲至  
策勛以俟能者往適頃時夢朝見神宗皇帝袖中出川扇三



曰若為我手持遺 皇太孫今三川扇動隻手撐持以還 聖  
主死可以報命 神祖他何望哉其幼躬者事有功不伐皆此  
類也公入朝逆奄竊枋兒孫滿朝右公風骨稜稜孤峭行一意  
奄黨怒奄亦怒奄不知公何等人也糾奄章滿公車封進不踰  
晷奄黨曰彼將比而殺公既而阿頌厥臣取次勸進公修光祿  
寺竣具疏報聞奄黨曰光祿內府衙門也彼敢無一言及公乎  
奄積不能平先後陪正會推皆不報卒嚴旨削奪人謂奄怒未  
怠也舟次靜海盜入帳中鉞刃交胷僅而獲免悞悖擣心殄殫  
不寐日經紀家事封題緯繡夜篝燈列子姓談說平生惋惆乃

罷卒之日治具召親好道故歡飲夜分客散良久痰蕙嗑喉頓  
愍而絕越三日大歛弔者揭面衣色墨血殷始知有異推其深  
衷悱惻上以隱國惡下以殺黨植生謝朱將之和藥死免楊震  
之露棺忠臣孝子之用心可謂至于此極嗚呼怖矣公為吏明  
習法律興除擊斷不以遷人寓公傳遽其官在南曹西夷王豐  
肅煽天主教盤踞禁地公曰此漢之米賊唐之末尼也夷自誇  
風土物力遠出華夏公以紙筆畀兩夷隔別雜書舛誤不相合  
群公奉夷教者皆口噤無以應而放屏之議定齊庶人冒宗糧  
五百餘人詢評部即囂囂莫可制公奉旨清理擇宗長一人按



籍點視如閱兵伍清虛冒三百餘歲省五千餘金而宗糧得以  
時關領貧宗請名一作屬內守備老死不得上籍條歸本部類  
題著為絜令署廣東海道澳夷奔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  
請木石以築埔垣兩院計無所出公曰此狡夷嘗我也兵敢諸  
粵餉取諸澳埔垣紅夷所規取可毀不可築也已而夷警寂然  
澳垣日築百丈遣中軍領精兵數千戍澳諭之曰塘垣不毀澳  
人力少也吾助若毀不兩日蕪除殆盡夷皆記前事喏曰是故  
為南祠即遂我王豐肅者自是少戒心于我不敢盡奴視漢官  
矣暹羅貢使以通天犀角二象牙四為餽通事曰勿卻恐失遠

人心公曰漢官吏啖番舶寶賄動引柔遠為辭國有人矣何必  
我若以不受舶貨失遠人心職任其咎請自我始夷使驚嘆謂  
百年來所希有官滿度庾嶺武弁德公者偵知公什物不具密  
運檀梨諸美器臚列嶺下公曰吾將養汝輩冀為縣官佐緩急  
豈為此累累者邪不亟去有一炬在吾篋中殘書敝衣悉以伴  
汝皆羅拜感泣而去公歷官不通問弓劍不動支贖緩北歸不  
載南物比唐孔戣其能強立不返孤行自遂以此而淹薄冗長  
有功不省錄亦以此在軍中擺落文法與士卒共甘苦募兵措  
餉指畫要害籠絡駕馭輿闔錯出秦良玉官女或作女官都督入援



而驕請以容禮見公曰不可以軍容亂國典良玉帕首鞞袴膝  
行而前降階延登慷慨慰勉佛圖關之役女將軍腰刀先登  
斬首千餘級斬關復渝功多南北將之驕情毛狼或作兵之懽  
悵青衣烏鬼賓民楯蠻靡不落其機距時其嗜欲條鋌在手擒  
縱自如薛帥敗大風堽帳下夜驚傳呼賊將偪合手刃三人乃  
定渝城未下杜將軍請委千人用古填城法公不可曰城行下  
矣千人命可惜也每下一城救死扶傷收贖虜掠生全不可量  
數嘗籍記攻蜀將士功狀敘行間勞苦推言之曰通于義命之  
說者而後可與談兵斯千古用兵之負的也天啟初余官宮坊

班朝竝馬知其行事甚悉楊左都劾奄去國公攜酒饌餞于都  
門司吏喘汗奔告上御門須引奏傳呼甚厲公曰嚴譴國法也餞  
送私情也上知之庸何傷安坐卒爵周詳拊慰徐舉鞭拱揖而去  
舉子上章投匭公弗與封親知請問曰內人許彼矣公正色曰幸甚  
公以是言教我疏不封我必去我不去疏必不封兩言決耳言者面  
墳赤而去蜀事定戴劉兩監軍交訟余以質公公笑曰軍前盜販  
火藥常事耳劉營販戴營亦販雖吾營亦有之彼以爭而訐吾以  
不爭而免何庸插齒牙于其間哉聞者服其心之公論之平也余旋  
觀當世賢士大夫靡不糞牆屋厲庶隅精神芒角著見眉目間公



低眉俯躬下視雅步端詳和易口出氣恐抵突人崑山相媚奄枋國  
雅故往還不見崖異朝謁少間與書生學子謀論制科懷袖出  
兔園冊沈吟諷誦訢訢如也一旦當大事抗大節山立岳峙颯發霆  
掣談笑咳唾足以驚爆一世吳民擊殺緹騎奄黨議阮吳城盡掩  
捕江南名士不附已者公抗言于朝曰蘓松財賦要地衆怒如火  
此令夕下明日揭竿反矣退而正告崑山公縱不念桑梓獨不為  
丘墓子孫地乎崑山心動謁奄伏地告哀事得解諸嶽嶽平視  
公者咸嘆服語曰仁者必有勇吾庶幾于公見一人矣公娶史氏累  
贈淑人子四人廷棟官生廷柱廷楨廷枝皆庠生廷枝妾丁出所謂

彌月兒寄帑于荆者也女四人孫男七人崇禎十二年己卯葬  
吳縣作字圩之賜塋先帝卹錄忤奄諸臣重敘川功部覆裁  
予三品祭塋贈一級蔭子易名酬勞彝典闕如己巳歲御史  
劉學詩抗疏條列兵薄城下寢不覆廷柱游經禍亂大懼先人  
風烈湮沒件繫事狀漬血成書將謁銘舊史氏而廷柱又卒子  
世奉其墜言請追銘嗚呼公有後矣銘曰五湖輕心昔所傳金鳧白  
虎鍾此賢左官九死投焚滇金鍛布浣精且鮮蠶叢盜發井絡騫  
投筆叱馭膺戎旃血誠噴薄天日旋弔頭虎子奉弭鞭巴渝險阻  
賊壘聖佛圖重關高刺天老将憑城量肉填錦車女帥奪隘先再



鼓蘭穴飛灰煙焚尸颺骨臍膏焚指麾三扇收三川神祖有命詔  
孫玄丙灘魄運神鬼牽師武臣力何有焉夷之初旦天步艱檻車  
方笥相鈎連身填牢戶誠何愆不若懷忠歸下泉夕陽亭在卧  
榻西叶白蛻墮藥胡連蠶大烏引吭泣樞前爾卜爾筮胡不然扈  
從我后扶虞淵三震九廟其舍旃地軸倒翻天漏穿江山故國臨墓  
田魂今來歸母淚漣秋霜夏日耿萬年照我銘章永不鐫  
歲在癸卯七月既望石渠舊史虞山通家友弟錢謙益再拜謹述

有學集第三十二卷終



